



作者：谭 能

谭海韵沈

弘韵书

献给陵水中学母校80周年大庆

陵水中学 · 2005.12

学海钩沉

谭 能 著

陵水中学·2005年12月

謹獻給

母校陵中八十大庆

校友

譚

能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日於陵中

追昔抚今——作者像



1958年于广东师院



2005年于陵水中学



青出于蓝——作者请县委常委郑文秀（左一）为《学海钩沉》写序，并征求陵中校长郑文清（右一）对出版本书的意见。
(2005年)



同窗并肩——作者与叶仲硕

(左一)、邓纪昌(右一)系

广东师院同学同教陵中首届高

中毕业班(一九六一年)



傲占鳌头——作者(副班主任,二排右三)与陵中首届高中毕业班
(高考居鹿县第一名)合影 (1961年)



兼程万里——作者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
捷足先登八达岭长城 (1995年)



有为寻踪——琼大副教授王家发（左一）在他当年
陵中宿舍前与作者留影 (2005年)



炜炜一页——作者（班主任，前左六）与陵中79届
高二（7）班毕业合影（1979年）



陵水中学七五届高二（1）班同学毕业聚会留念
情系母校——作者（班主任，前左五）与陵中75届高二（1）
班相聚母校合影（2002年）



师生情结——部分历届学生拜访作者（前中）
（1995年11月中旬）



徒子徒孙——作者（左二）与陵中80届高二（5）班部分学生
在母校孔子塑像前留影
（2004年）

为业精诚——贺陵中首届高中

毕业生王灼从教于万宁北坡中学

笔迹 (一九六三年)

赠王君为业

筆架翠 北坡青 佳節月夜
傲諧鳴 江山悠多悵 芳叻
板寬落花生 甜在未必遂
心情為業須精誠

譚能

周家棧報章就
丙午年十一月

我种的花

我种的花，是我的一首诗，其中含着我
的心，我的希望，我的理想。

春天，我种下了希望，播种了理想，播种了希望，播种了理想。

夏天，我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

秋天，我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

冬天，我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

春天，我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

夏天，我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

秋天，我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收获了希望，收获了理想。

园丁心迹——抒情散文《我种的花》笔迹
(1959年文，2005年书)

许愿平生——作者门

生、中国书协会员、海南

书协理事周始照为作者

《白勉诗》作书

（二〇〇五年）

翰墨淋漓駐精神
豐

晚墨淋漓駐精神
多

诗书情亲——作者仲男

譚駿（海南书协会员、海南刻

字研究会秘书长）为其严父白

勉联敬书（二〇〇五年）

風雨未停憂
學子休
可付梓
歷文官
穩久
伴鍾
聲
未
學
子
可
付
梓
歷
文
官
穩
久
伴
鍾
聲
桃
李
紅
顏
平
生
不
懈
更
追
求
培
植
成
聲

詩書情親——作者仲男譚駿（海南书协会员、海南刻字研究会秘书长）为其严父白勉联敬书（二〇〇五年）



摄影：李其畅

生唱师和——作者为门生享其畅会，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士，辑入《中国摄影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南海分会《椰子岛》题诗）

仙臨天間
成丈雲里
芳若舞纒
渺人女林
飄游雙蕉
，，，
過境
此
入蓬
生客
平海
南

(2003年)

序

· 吴荫华

我认识谭能君始于1957年，那年我们广州师专（1958年改称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科举行创作比赛，他的小说《在暴风雨中》和我的长篇叙事诗《独臂英雄陈勇》同时获奖。颁奖大会上，我注意看他：白衬衣，西装蓝裤，平头，两眼光彩照人，一脸忠厚纯和。我心中暗说：“与子偕行，我放心焉；与子同列，与有荣焉。”1958年8月，毕业分配，我们又一起到了海南，我到琼州之北的海南中学，他回到家乡的琼州之南的陵水中学。同在一岛，南北相去四百华里，心与通焉，音讯不畅。

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旋又结束，时称“书荒的时代”，仍在持续。我们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苦于资料奇缺，倍感艰难。于是我们广东师院毕业的6位同学：谭能（陵水中学）、吕奎文（保亭中学）、刘维源（琼中中学）、刘玉澍（崖县中学）、陆运泽（黄流中学）和我，加上吴道科（自治州中学），共7人，在1978年先后聚而谋之，决定编写两本书，即《高考语文课外读物》和《中学生作文辅导》，一来解决各自教学中的燃眉之急，二来可为兄弟学校师生提供点有用的参考资料。说干就干，立即分头收集资料，编写、审核、出版、发行，忙得不亦乐乎。从1978年暑假到1979年寒假，我们所有的节假日和寒暑假都搭进去了，时而琼中，时而通什，时而海口。有一次集中于通什，谭能君最后一个到达，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背包，打开一看，全是新版古籍，说是通过新华书店亲戚弄到的。我抢

到一本《楚辞集注》和两本《东周列国志》，翻看扉页，书香阵阵，有10几年没有闻到了，喜形于色。偷眼看谭能君：白衬衣，西装蓝裤，平头，两眼眯成一线，似在欣赏我们的快乐；一脸忠厚纯和，似在欣赏自己干的好事。这就是谭能：干起活来，快捷而细致；关心别人，胜于关心自己。我心中暗暗地说：“与子偕行，我放心焉；与子同劳，多得福焉。”

谭能君总会出人意料，给人惊喜。瞧，有一天，《学海钩沉》忽然置于我案上；一个电话，嘱我作序。一看，打印稿，高可寸许，洋洋大观矣。

不称“杏坛”，而命名“学海”，令我沉思半晌，顿有彻悟：学生时代，诚然子学海中戏水；从教年月，边教边学，亦学海中探求；教有所思，思有所得，形诸文墨，更是下海弄潮。学海者，名副其实。

学海中的弄潮儿，激起的朵朵浪花——散文、小说、诗歌……曾寄己之情，励己之志；曾激人之情，鼓人之气。学海中的探本者，举起的层层细浪——学习心得、古诗评注、作文推介、教举体会、经验总结……曾注己心血，助己前行；曾帮学子扬帆，友人成功。如今，拾起朵朵浪花，掇起层层细浪，结集付梓。可告好友，“观子大作，我心慰焉”；可传子孙，“读子之书，如获宝焉”；可传后人，“得子之书，鱼得水焉”。

雁过留声，谭能君恰如一只南归大雁，当年北飞琼山，北飞广州；学成展翅南天，在蓝空中矫健飞行，留下一串串悠扬的鸣声，让行人驻足，让行人飞足。写到此，我心头涌起一首不合平仄的诗：

笔峰山见笔峰奇，笔峰山外雁南归。

辛苦笔耕四十载，洋洋洒洒谭君集。

2005年10月28日于海南中学

注：本文作者是海南省特级语文教师，现为海南省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序 二

· 郑文秀

我郑重地接过谭能老师的作品《学海钩沉》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凝重和惊喜漫漶着我的心境。我期望对一代陵中人的注释，希望加入谭能老师的合唱中去，然而，也许永远无法实现这种期望。当我慢慢地品尝着做为一位陵中人辛勤耕耘、精心栽育出来的果实时，我被他的真实体验，大胆抒洒地印记着一段历史而感动。他印记的不仅仅是他个人啊，而是做为陵中人的一个群体，一个母校几十年的发展迁变过程。

每个人都在现实中寻找自己的人生。做为一名教师，他一生在陵中任教；做为一个陵中人，他有资格做为一个年代一个群体的代表。他一点都不掩饰他个人的理想：对现实负责，做一个教师兼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跟他的理想，跟他从事的职业有关，他顽强地想通过他的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经验总结等等，让更多的人来关注陵中、关注教育、注释现实社会。这里值得关注的，不仅仅因为他代表着陵中群体的一份子，更重要的是，由他来清理、整理、反思一个年代一个单位一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是最

为深刻的。谭能老师把他人生的历程中每一次遭遇、每一次思索、每一段情愫、每一个梦，用无数个标点符号连接起来，编织成眼前的《学海钩沉》。这是谭能老师人生历程的一个逗号，不，……

许多年前，我是他不太熟悉的学生，可以说，那时我在他的印象中是陌生的，因为老师不一定记住每一位学生，但每一位学生都会永远记住老师。我对恩师的印记是非常深刻的。他的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却把每一节课讲得津津有味。最为深刻的是他讲《庖丁解牛》时，对庖丁游刃有余的刀法讲解得淋漓尽致，使我从庖丁解牛中领略到人生的一些哲理。

许多年过去了，尽管时光也带走了一切往事，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岁月漂白了激情，却积累了更多的感悟。今天，当谭老师叫我为他的《学海钩沉》写序时，我非常激动，总想好好品评一番，只因个人水平有限，只能对老师和他的作品谈一些感想。

但我由衷的崇敬我的老师，我捧着这本《学海钩沉》，我对老师的祝福也像恒星般永恒，闪在晨曦，闪在日暮，闪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是为序。

2005年11月18日子夜

注：郑文秀，陵水县人，作者门生。现为中共陵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我这个陵中人

(代自序)

• 谭 能

经历了半个世纪，我才彻悟：我是个陵中人。陵中人，历史赋予光荣和骄傲；陵中人，现实提醒奋发和有为。陵中人，虽然有千千万万，而我这个陵中人，却经历了无数的坎坦、颠顺、苦乐！

—

早在陵师附小（现中山小学）读书的时候，有时要随队到陵中（当时称陵水简易师范）和中学生们一起上周会课。我们就站在高大的礼堂里，列着队伍，在孙中山先生遗像下、“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前，恭恭敬敬地行鞠躬礼，然后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当时，对总理遗嘱还不知其所以云，可边读边想：将来要是有机会来这里读书，当中学生，该多好呀！

时逢已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谁料“天有不测之风云”，我报考陵中落榜了！可是“风云”过后，仍有“明朗的天”，陵中第二次招考，我的名字却意外地列在第三呢！

刚进陵中不久，“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此起彼落，激荡人心。沉默寡言的我，也竟不害羞地扮成个“小姑娘”，随队上街头去演宣传戏呢。但好景不长，陈生捏进的“特务案”，像乌云笼罩着陵中。多少个无辜的老师和同学，被关进了牢房，多少个纯洁的心灵，

被蒙上了莫须有的“特务分子”的阴影，多少个同学被迫忍泪离校而去！我却以哭泣声伴和着读书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

紧跟而来的，是土地改革运动。就在这个时候，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从中粗略了解土地改革是怎么回事，但也使我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竟不知天高地厚，写了关于土改运动的近万字的论文，参加海南区的征太比赛。本来这只是带着好奇心去试试看，却料想不到，与已故的胡茂松同学荣获了学校的一等奖。我的爷爷高兴极了，亲临颁奖会场，捋着二寸长的稀疏胡子，接过非同小可的奖品——《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胡乔木著）和一些文具之类。

这是个极大的刺激。我心头已驱除了无形的阴影，又获嘉奖，便更加用功读书。同时，还经常和胡茂松几乎“包揽”了班上的壁报出版工作，从征稿到改稿、抄写、插图，我们都干得很卖劲，很开心，老师和同学们也很满意。

我所说的班，就是中八班。原来中八届有3个班，到毕业时，仅有30人左右。我和周以君、已故的许仁祯，荣幸地考上了号称“六师”的广东琼台师范学校。沉默寡言的我，逐渐不再沉默了，却当上了班上的文娱委员，带领同学们唱呀跳呀。这或许是将来的职业，迫使我去塑造良好的性格品质吧。但我对文学的兴趣，还是不改初衷。我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受感动，也曾暗暗地想：将来当个“教师兼作家”，不是而全其美吗？我便以短篇小说《师范生陈步前》去应海南区的征文比赛。这回什么奖都捞不到了。

真是不巧不成书。1956年，本来应分配工作的中师毕业生，却一律都可参加高考。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得以考